

唐突了，是我混账

藏书阁。

「《万草纲目》《旁氏内经》，还差个什么呢」，桐在浩大的藏书中晕头转向，她原本就鲜少踏足这里，让她读书简直头疼要命，奈何今日受阿因所托来着找几本她要的书回去。

她是悄悄来的，因为她知道师父平日都在此地，如果被他瞧见，定又要抽查她法术课业。也不知为何她常来找阿因的这段时间，师父对她严苛了好多，还是小心为妙。

泽尹从一早就感知桐的气息了，他也没心思理她。可是这货，为什么能弄出那么大动静来？真心当他没听见她找书时的嘀咕，还有时不时书籍被碰落的声音？

他凝神专注，修长的手指翻动着阿因看过的一本地理州志。

当桐被一堆掉落下来的书差点埋了时，泽尹微微皱眉，不得不走到书架后，施了个术将一些书移开，悠悠道，「平常抽个课业不行，闯祸闯出圈却是在行。」

桐的脑袋得以从书堆里出来，小声嘟囔着，「也不知是谁把书扔得那么乱。」

「哟，长本事了。」泽尹轻笑了声，靠在书架边，「还能怪为师不懂得收拾？」

桐从书堆里站起来，仰起脸，迷惑中透露着几分较真，「可是师父，先前不也是清嘉公主在整理的吗？」

泽尹被噎了一句，强忍住想把那堆书给她重新埋上去的冲动。

「罢了，不跟你个小辈计较。」

「多谢师父。」桐听出了他话里咬牙切齿的味道，乖巧甜甜一笑，「师父能不能把手里的那本书籍给我，清嘉公主想要。」

「她说要本君就得给啊？」

「她说要师父您会不给？」

泽尹语塞，反应过来时，耳根有点发红。

他冷哼一声，装作有些不屑地将书扔给桐。

似不经意地问道，「她既然有想看的书，为何不亲自过来，还要差遣你走一趟。」

「因为，因为，」桐面露难色，斟酌着措辞，「她不方便亲自来取。」

泽尹心里却早有答案，她有想看的书，可也有不想见的人。

他拂袖而去，「日后让她来藏书阁，这里的书本君厌烦了，自然没了兴致。」

桐听着他离开的脚步声，生来极少地叹了口气，

师父，你可知你方才的神情，会让我误以为你心悦于清嘉。

一连好几天，泽尹都不在茯远居，听说是去收拾东荒边海作乱的魔族凶兽，唯一条件是不准动茯远居里面的人。东方闽先前苦口婆心劝了他好久，见他难得转性，自是欣喜若狂，什么条件都答应了。

阿因过得清静，桐常常会过来，找她听说书，聊心事，有次甚至拿了壶酒来，颇为仗义地要和她喝酒。

阿因笑着说免了，她知道桐是一闻酒味就会吐的人。

「可是清嘉你不开心啊，」桐揉了揉她的眉心，想把她的皱眉抚平。

阿因刚想否认，就听闻她下一句，「师父也不开心，竟然会在她最不喜的雨天，去边界找魔族凶兽打架。」

阿因看着窗外连绵的细雨，没完没了，其实也早让她心里烦乱。

她再次见到泽尹时，已是五日后的清晨，她推开门，雨后的竹叶已凋落一地，染上泥色。

他着一袭黑色劲装，负手而立，发丝微乱，狭长英气的眉宇显得有几分倦意。

他注意到她的目光停留在他衣裳上暗色的颜块，虽不明显，但他仍解释，「这不是我的血。」

阿因漠然，淡淡道，「泽尹君为何来找我？」

「我花了五日，只为想明白件事情，」他凝眸敛神，低沉的声音响起，「阿无，我不能接受你离开我。」

这些天，她不见他，他心里没来由的烦躁不安，主动去了东荒边海，想着暂离开她整顿下心绪，可却反而愈演愈烈。不论是她舞剑时的身姿，还是下棋时她机敏沉稳的神色，亦或者是那日月下小院里，她说出那番话时眼底的伤感，无一不无时无刻在他眼前。

「泽尹，我度量极小，是见不得你心里住着别人的。」这话有点不成功便成仁的味道，与其说是在逼他，不如说阿因在断了他的念想，断了自己的痴妄。

泽尹微怔，半晌，「她若在，也该是这般回答。」

忽而，他解开腰际的酒壶，一饮而尽，半真半假笑道，「你信不信，本君要想得到你，不是件难事？」

他虽平日厌倦繁文缛节，鲜少出面，但他在三界的地位仍无可撼动。原先只凭几句话便能拦下天族和东荒的联姻，何况

是让天族交出个无关痛痒的公主，可是那是清嘉，不是阿无。想到这，他心里感到眼前不过咫尺的她，如此遥远。

那么浓烈的字眼传入阿因耳中，听来却不轻佻，而是深情有余。

「我信，」她凝视着他，唇边浅笑，「但你不会。」

相对无言了片刻，泽尹转身没入竹林，

「唐突了，是我混账。」

直到天界的判处下来时，阿因都未曾见到他。

「天族公主清嘉，骄纵专横，此前犯下诸多错事，引来各路仙家不满。本次更是擅自离开天界，重伤东荒王储，特判处清嘉公主流放凡界，期限看其表现而定。」

话音一落，为首的天界将领上前行了个礼，「清嘉公主，跟小仙走吧。」

夏琳拉住阿因的衣袖，小声说，「公主你.....还是等泽尹君来吧。」

阿因摇了摇头，其实从刚才，她早已感知到他的气息。

他在。

又或者说他一直都在她身边，因为她不想见，他便不出现。

白昼也好，夜晚也好，睁眼也好，闭眼也好，也不知他使了什么法子，能藏得那么好，不让她看见，也怕她不知道。

仿佛赌气般，她也不去理会，但还是偶尔会好奇起他晚上睡哪的问题，怎么做到全天都跟着她的？

她对夏琳说，「凡界这趟，不知凶险，要走要留你可自行定夺。」

夏琳看出她心意已决，咬了咬牙，表明要和她一起走的忠心。

「清嘉公主，快走吧。」天将忍不住催促道。

随行的天兵将她围了起来，有两个胆大的要用捆仙锁将她绑起来，为首的那个将领忙制止住，呵斥道，「大胆！」这俩是不要命了，敢捆这混世魔王？将领随即可怜兮兮对阿因道，「公主别为难小仙。」

阿因径直往前走，目不斜视。

茯远居大门前，早就站着个墨色衣袍的身影。

阿因并未停步，仍是朝前走，经过他身边时，目光并未停留。

「别走，好吗？」

他抓住她的手腕。

阿因转身，发现身后的夏琳和天兵都被泽尹的一道结界阻隔在外。

「你会在意我，是因为茯夏大人吧？加之我的游魂身份，更让你怀疑。」阿因看着他，突然开口对他说，「你既然想验证，那便验证吧。」

泽尹神色一动，迟疑了许久，将手放在她的额上，运起气，气团变成了透明，那是凡人魂魄才有的征兆。

「所以，我怎么可能是——」

泽尹伸手把她搂入怀里，语调温柔地喊她，阿无，阿无。

阿因闭上眼，她的虚妄和执念，换得这一刻的温存，终究也是不枉一场痴想。

「泽尹，我有名字，我叫阿因。」

不过，是在你面前的阿无，不是你梦里的渠因。

泽尹终是没拦得住她。

桐闻讯赶来时，阿因已经要出东荒王宫了。

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，阿因仗着清嘉往常的威仪，让天兵们留给她和桐一些时间。

天兵们不敢得罪她，屏退一旁。

阿因见她狼狈，忍不住调笑道，「你什么时候才能会御气飞行之术啊？」

「要是学得会早会了。」桐从袖中拿出一封信，「这是德墟师尊临去仙门山前，说是万一你要离开，就托我交付给你。」

德墟师尊三日前，临时被天界授予要务，得回仙门山一趟。

阿因展开信，面色微沉，不出一言。

「怎么了？师尊交代了什么事？」

阿因手里幻化出火焰，信纸成了灰烬，朝她笑了笑，「无非些鸡毛蒜皮罢了。」

「清嘉你真的要走吗？」

「嗯，往后你和顾如卿，应该是一番顺遂。」

这次阿因捅出这个篓子来，反倒逼天族拿出最大的诚意，愿意以将东荒边缘十里的海域划入东荒的版图内。东方闽那个算盘打得精细的人，乐开了花，立马不计前嫌，答应了桐和顾如卿的婚事。

桐却未见多欣喜，眉眼里笼罩着淡淡的忧愁。

天兵不禁上前催促，耽误了时辰。

「吃不了你的喜宴，真是遗憾。」

「清嘉，往后会再见的吧？」

阿因笑着点点头，朝她挥了挥手。



可只有她知道，这一告别，该是游魂阿因和东荒的最后一别。

出了东荒境内，是一片荒岭。

不远处一小队天兵押着个瘦弱的仙娥，她一见到阿因，便腿脚一软地跪了下来。

「双儿？」阿因试探地唤道。

「公主，」夏琳疑惑，「她是？」

「我在天界的贴身侍女，想必因我的缘故。」

阿因叹了口气，走到她跟前，原本押着她的天兵识趣地松开了手。

「你怎么在这？」

「公主恕罪，双儿无法完成公主所托。」

「起来吧。」阿因伸手扶她，却意外摸到了她薄纱下手腕结痂的伤痕，面色微沉，「他们对你动刑了？」

为首的天兵将领忙解释道，「是天帝的旨意，公主，属下也只是奉命行事，这个仙娥犯的错，判其陪公主流放，已是法外开恩了。」

阿因面上不见波澜，只吩咐夏琳搀着双儿。

「多谢公主体谅，」虽然阿因是戴罪之身，可将领仍是毕恭毕敬，「属下等人便送公主至此。公主保重。」

阿因点了头，下一秒原本包围她的天兵们消失不见。

「天兵为何只送我们离开东荒？」夏琳问道，「难不成他们不怕我们逃了吗？」

「我来时路上，听说公主此番受流放的事情只有少数人知晓，怕是不想张扬，引来祸端吧。」双儿怯怯地开口道。

阿因饶有意味地看着她，「引来祸端？」

「怎么了？」夏琳觉得手里搀着的人似僵在原地，「公主为何这样盯着这位.....双儿姑娘？」

「无事，太久未见，多看两眼罢了。」阿因笑了笑，径直往前走。

「我叫夏琳，是公主在东荒收的婢女，」夏琳搀着她缓缓往前走，安慰着身边颤抖的双儿，「双儿姑娘，公主其实人很好的。」

「是啊。」双儿盯着走在前面的阿因，「公主她，的确不一样了。夏琳姐姐，谢谢你。」方才阿因那个眼神，没有丝毫攻击性和恶意，却似乎一下子就能将人看穿。

东荒离凡界不算远，行了半日，便快接近凡界地界。

阿因停步，转过身来，笑道，「我思考了片刻，你们不必受我牵连，这趟流放，本公主自己去吧。」

双儿闻言立马跪了下来，「双儿本就有罪，该陪公主走这一趟的。」

夏琳见状，也跪了下来，表明诚心。

阿因眸色微沉，唇边慢慢收拢了笑意。

顷刻间，羽箭由四面八方射来，阿因也几乎在同一瞬间，运起了结界。

「看来还是来不及。」她叹了口气，瞥了眼地上的两人，「乖乖待着。」

闻言，夏琳还未反应过来，便见阿因纵身一跃，离开结界，立在了不远处一陡峭的山崖上。

阿因手里幻化出当日德墟为清嘉打造的赤羽弓箭，瞄准一方的埋伏者，芊芊细指一勾，不见得使多大劲儿，却见脱弦的羽箭仿佛有千斤力量，在空中擦出火焰，原先放冷箭的埋伏者中箭倒下。

山风吹过她鬓边的的发梢，她朝四方几次拉开弓，准确无误地击毙埋伏者。

四周静悄悄的，阿因知晓，方才的袭击只是一场序幕。

黑衣剑客包抄住了山崖——

阿因没有傻到与他们说句废话，能对她下手的人，她心底有数。

黑衣剑客见到眼前的女子，眼神凌冽，满是杀意，先发制人。

近身搏斗，赤羽弓施展不开，关键时刻，阿因庆幸当日泽尹将冰魄剑送她时，她没有碍着面子拒绝。

没想到再次用这把剑，竟是到了生死一线。

冰魄剑的剑锋之利，尽是渗人的寒气，与当日和东方芷的小打小闹不同，这神器认真用来，向来是见血一片。

眼前的女子，如鬼魅般极速的身影，剑法狠辣，黑衣剑客不断倒下一片，却又有更多的死士上前。

「这种程度，还玩什么？」

不在一个层次的较量，只以人数相搏，稳妥却也愚蠢。

夏琳惊呼，「公主！救命！」

阿因眉头一皱，全力一击，击退身边缠身的死士。

只见不远处几个黑衣剑客击破了结界，正欲朝她们此去。

夏琳紧紧捂住脸，半晌，她略微睁开眼，黑衣剑客应声倒下。

阿因挡在了她俩面前，手臂划过一道剑伤，她腕上的靛青色玉镯出现了裂痕，破碎，散落在地。

见状，黑衣死士并未上前，而是顷刻间退散。

阿因低头，看着地上的碎玉，眼里如死灰般。。

夏琳早已站起来，哭着查看她的伤口，「公主，你怎么样啊？伤的严不严重啊？」忙招呼愣在地上的双儿，「快，扶着公主。」

双儿正要起身，阿因的冰魄剑缓缓指上她，她声音颤抖，「公主.....您.....」

「之前的结界，是你破的吧？」阿因的声音不带有丝毫情感，「神磁石，对吧？」

双儿伏在地上，又惊又恐，身上掉出了一块磁石，「只求公主饶了双儿的仙门上下，双儿的命，公主随意处置。」

夏琳捡起那块看似平平无奇的石头，放到了阿因手里。

她手里一握，磁石被揉碎成灰，飘散在双儿面前。

阿因从方才就洞察了双儿的意图，这份判决于理不合，加之她闪躲的目光，以及埋伏者的幕后主使，便可推测出双儿的可疑。

要怪只怪，她狠不下心，原本只想逼她离开，却没想敌人下手之快。

「你并没有错，」阿因收起了剑，「你走吧。」



「可是公主——」

阿因止住夏琳的话，俯下身，轻声说，「你为何人效忠，苦衷是什么，多年隐忍潜藏在清嘉身边目的是什么，这些我不关心。我只道，我刚来时，给我几分关怀的人，是你。」

双儿缓缓抬头，有些惊异地看着眼前的女子。

「你虽选不了，不得已为之。可这也不该由我来体谅。」

阿因站起身，运了内力，止住了伤口的血，在夏琳的搀扶下离开。

「公主，您没事吧？」

阿因点点头，看着手臂上的血痕，「你知道，德墟师尊的信上写了什么吗？」

夏琳等着她发话。

「我们不可能活着到凡界。」

夏琳除了起先听完阿因的那句话后心头畏惧，其他时刻都镇定如常。

以阿因的说法，德墟会在处理完手头的事务后，循着她们的气息找到她们。

而在此之前所要做的，就是保住命。



仙界和凡界的交界处，既有仙者活动，也有修行高深的修道凡人经过。在此，甚至有了几分凡界的烟火气，支起了摊点做生意，还有店铺酒楼。

虽然阿因伤得不深，一路走来也再未遇到袭击，但为了保险起见，两人决定在此停下，等着德墟找到她们。

两人进了一客栈门坐定。

店小二忙上前沏茶，他是一修行仅仅上百年的小妖，见着阿因的气，便畏惧得不得了。

「茶漫出来了。」

夏琳忍不住提醒道。

小妖更是慌乱，止住了手，嘴角抽搐着笑意，看得出是十分紧张了。

「两位客官，吃点什么？住店吗？」

「吃食随意。住店。」

阿因心里其实没底，这里的生意，收不收凡界的银子啊？可要是收，她也没有。

好在夏琳问出了她的所惑。

小妖连连摆手，道，「这边界的店，不赚仙者的银子。更何况是这位上神。」

阿因心里一松，粲然一笑，「多谢。」

小妖双颊一红，嘴上道着不用，逃也似的跑开了。

「为什么那么怕我？」阿因喝了口茶，先前在东荒也是，初七那厮刚见她时，说话都不利索。

夏琳，「.....」

这边阿因正气定神闲地喝着茶，仿佛未被先前的事情影响，那边客栈里的仙者和道人纷纷向她投来目光，低声讨论着她的身份。若不是因她身上强大的气，有些人似乎有意与她交谈。

阿因的目光淡淡环视了周围，一些仙家少年和她对视之际，面色都有几分发红。

隐隐约约，一些人的只言片语入了她的耳朵。

「好美啊，仙界竟有如此标志的人物。」

「怕不是碰上了狐仙奶奶。」

「狐仙？勾人的媚术？」

「这般美人，我情愿被勾了魂去。」

.....

阿因淡漠，刚好方才的小妖送来几碟菜。



她语气冰冷，「不必了，客房在哪？」

小妖先是一愣，便恭恭敬敬地引她上楼。

夏琳知她心有不快，便也跟了上去。

木梯处，一戴着帷帽的道姑迎面下楼，小妖忙向她鞠了一躬。

她毫无动静，经过阿因时，阿因突觉心头一紧。

印象里，少女修长的手指抚上她的脸，她朱唇轻启，

「这儿啊，是我的神识。你的魂魄暂存在我的躯体中，你道我是谁？」

「怎么换做是你，就能如此坦然地面对所爱之人的背叛？」

「小鬼，你没受过情伤吧？」

.....

「清嘉！」阿因吃疼地抚住心头，这具躯体仿佛有感应般，剧烈的痛感传来。

「这位善人可是在叫贫道？」

那道姑闻言回头，拉开了面纱，是和她一模一样的长相，不过她的脸上，端的有几道已经凝结的疤痕，看上去十分骇人。

「你是清嘉吗？」



那道姑摇头，道，「贫道不识。」

「你到底.....发生什么了？」这具躯体的痛感似乎要把她撕碎，阿因几乎站不稳。

道姑重新拉上面纱，仿佛逃避她的打量，「无非些凡尘琐事，爱恨嗔痴罢了。」

这躯体仍强烈的感应着，阿因只觉脑中一片混沌，天旋地转。

她回来了，这具不属于自己的躯体，终是要还给她。

阿因昏睡了整整两日，醒来时，脑袋仿佛千斤重。

夏琳守在她身边，见她醒了，「公主你现在感觉怎样？」

她气若游丝，「水。」

夏琳忙倒了杯水给她。阿因喝了口水，回忆起来，她是见到了清嘉，而这具身体，也因为见到她而感应强烈。

「我是遇到那道姑后晕倒了吗？」

夏琳点点头，「公主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那日你在楼梯边昏倒，就开始发起了低烧，按理说以仙者的体质，不该虚弱至此啊。」

阿因定定地看着她，「有件事，我与你坦白。」

当她说完自己的身份，以及事情的缘由。



即便夏琳一贯性子稳重，听了这些离奇的话后，脸上仍是异样。

等她终于缓过来后，「原来你在楼道处，唤的真是『清嘉』，奴婢原以为是听错了。」

「光玄给我可保魂魄的玉镯毁了，那行刺客，是奔着这镯子来，他们知晓我的事情，」阿因说话仍是有些吃力，「如此用心，怕是料准我改变不了顾如卿和桐结局，定会对他们下手。」

「公主.....」夏琳不知为何，鼻头一酸，她竟然还在想着别人。

「你能不能为我回一趟东荒，去找泽尹，告诉他要保护好桐，我只信得过他。」

阿因终于知晓，为何那日她离开时顾如卿没有来送她，而桐也是一副愁容惨淡的模样。

希望来得及，她内心祈祷道。

夏琳得了她的令后便走了，让她安生在此等自己和德墟师尊回来。

她走后，客房内只剩阿因一人，她仍是昏昏沉沉，也不知睡了多久。她再次醒来时，窗外一阵雷电轰鸣，瓢泼的大雨倾盆而下，阴风阵阵，仿佛发出呜咽抽搭的哭泣声。

没有夏琳的消息。

她挣扎着坐起身，头一次痛恨起自己的优柔寡断。

她在遇刺后，玉镯碎了时就有了担忧桐和顾如卿的念头，可她梳理不清这整件事情的全貌，在明显有人躲在暗处观察的情况下，她不想打草惊蛇。

可是，也因她的犹豫，加之意料之外与原本在凡界历劫的清嘉在此相遇，使这副身体见到原主产生强烈感应，让她现今元气大伤沉睡了两日，怕是耽误了救桐和顾如卿的时机。

屋外电闪雷鸣更是猛烈，阿因有几分懊恼地撑住头，清嘉的记忆如走马灯般涌现出来，可唯独天帝，天后，光玄的部分是空白的。在这残缺的记忆里，隐藏着秘密。

德墟最后给她的信上，提到，「莫信天族。」这也是她能快速判断出双儿异样的原因。

可是，到底为什么，这具身体的血肉至亲，要对她痛下毒手？

为什么天族那么费尽心思和东荒联姻，却还是要阻止顾如卿和桐按原先的天命走下去？

一道闪电劈在了屋外的枯树上，阿因心头一惊，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惧感攥上她全身。

「轰隆——」巨响。

门外，店小二小妖先前得了夏琳的吩咐，拿着一些仙界食物，敲了敲门，「上神，上神，小的给你送点吃的来了。」



没有回应。

小妖刚要走，又觉得怪，先前那股强大的气似乎消失了。

「上神，那小的进来了。」

他一推开门，便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屋内，空无一人，半面墙体坍塌，床榻上有雷击的痕迹，正冒着乌烟。

无忧宫书房。

光玄坐在书案便，手握着卷轴，边撑着张俊脸。

一道身影似疾风般，坐到了他对面。

司命君兼无忧宫的总管开枝跌跌撞撞地跑进来，气喘吁吁，
「帝尊.....小仙刚没拦住.....泽尹大人。」

光玄摆摆手，习以为常，说的好像你拦下来过呢。

泽尹等开枝退了出去，抽走他手里的卷轴，「你就是这样处理清嘉公主的事情的？」

「她说过不要我帮忙。」

「你不是最护短的吗？凡界流放可不是说的玩的。」

光玄淡淡地看了他一眼，从他手里抽回卷轴，「你都知道她不是清嘉了，我护什么短？而现在的你又在护什么短？」

给他添了盏茶，又继续道，「区区一个游魂而已，魂魄散就散了。只要嘉嘉能平安回来就好。」

他原以为泽尹会像以往一样炸毛，不曾想泽尹语气竟如此认真，「她叫『阿因』，是巧合吗？」

「你动心了？」光玄的视线从卷轴上移开，曾几何时，他也问过这个问题，那时的泽尹手里折扇一展，唇角一勾，笑得舒意坦然，「是啊。」那是光玄不曾见过的模样，他周身上下，仿佛有了明媚的光。

泽尹并未没有回答是或不是，半晌，才缓缓开口，定定地看着他，低声道，「她是渠因。即便她否认了，即便我验证出她只是凡界魂魄，我也始终相信我会爱上的人，唯有渠因。」

「绝尘若还在世，知道他闺女两次栽在你手上，估计会把你腿打断。」

泽尹身体止不住地颤动，他找了她五百多年，整整五百多年的日子里，思她成疾，执念缠绕。

「你终于肯告诉我了，」泽尹手握成拳，捏碎手里的茶杯，「这五百年，她一个人，没有记忆，孤苦无依，会是怎样的心境？！」

她曾经一个骄傲清高的人，目无尘，是该遇到什么事，才会变得如此小心翼翼？才会丝毫不敢外露她的感情？

「泽尹，你冷静。」光玄皱眉，盯着他掌心流出点点血迹。

他的手越握越紧，似乎要用这刺痛来惩罚自己，「这些你都不知道，可我也不知道。」

「我虽不懂你们恋人的苦楚，但这五百多年，不得不等。」

「为何？」

光玄叹了口气，「渠因是绝尘和魔族公主长月的后人，她那半仙半魔的体质，是控制不了体内强大的仙气和魔气的。这两种气，在相互博弈和拉锯的过程中，会慢慢消耗她的精血，更何况在六百年前，她早已修为尽失。」

泽尹低头不语，光玄将他握紧的手指一个一个掰开，「那时天族宴会上，渠因被暗算，魂魄离体，她体内的仙气和魔气也正好分离。我将她的仙气封印，养于仙门山。」

「她的魂魄，被我封了她的记忆和气息送入凡界，为的是不引人耳目，」光玄用神力拂过他的掌心，刮痕愈合，「毕竟三界内要她命的人多了去。」

泽尹明白，渠因的魂魄若是在自己身边，反而更遭注意，他不断找寻她的灵魂而不得，恰恰能护她周全，让宵小之辈相信渠因死了。

「置于她的魔气.....我放在别处安置，」光玄眸色一沉，顿了顿，「待仙气的力量养成，能远远压制过她体内魔气时，便是渠因回来的那一日。」

光玄的意思是，既然渠因原本的体质受不了这两股气的拉扯割据，不如借势分离，培养其中一股力量，再送入她体内时，已经能形成仙气压制的稳定局面了。

「渠因何时回来？」

「德墟今日回仙门山，就是为了取回渠因的仙气。」

就快见到她了吗？仿佛一切都在梦里。

「光玄，多谢。」

也就只有关于渠因的事，能卸掉他平日里桀骜不羁的性子。

光玄轻笑了声，「谈情说爱有什么意思？」他骨子里对世间情感淡漠得很，先前纵使见到泽尹痛苦煎熬，却也是狠得下心来保持沉默。

泽尹看了老友一眼，不再多言，此刻他恨不得下一秒就见到心爱之人。

「我去接她。」泽尹如来时一样行踪诡测地消失了。

「爱上一个人吗？」光玄托腮思忖了阵，就像当初他知道泽尹和渠因相恋时，一样费解。

他淡淡地喝了口茶，重新看起了卷轴。

反正与他无关，这无忧宫，哪还有情思可寄？

天色似泼墨一般，遮天蔽日。天边翻滚着沉闷的雷声，狂风肆虐，暴雨倾盆。

阿因从客栈里逃了出来，躲过了方才雷电的一击，她从遇见清嘉后便精力受疲得很，能挣扎地度过那一击，已是强弩之末。

天劫将至，玉镯毁了，她不是没想过这个时刻，原以为自己可以淡然赴死，魂飞魄散，到底是高看了自己，她放不下，她往东荒的方向赶去，她想知道，桐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也想，最后再看看，他。

阿因从一开始成为游魂，就没有任何记忆。她行走在凡界，看客般旁观世间百态，内心偶尔唏嘘不已，她知道入不了轮回的游魂，上辈子要么杀人放火，要么是恶贯满盈之人，是自作恶，早已淡然接受，不抱希望。

直到遇见他，她才知道，原来世上有一个人，是当你看向他时，先前哪怕万念俱灰，也会重新燃起爱恋，浩瀚波澜，心有不甘。

她喜欢他。

怎么可能不喜欢他呢？

初见时，她便被吸引，他既不如顾如卿那样过于秀美，也不如后来见到的光玄那样淡雅出尘，那是一种桀骜难驯的英气，视三界如无物，不向任何事物臣服，洒脱如朗朗日月。

后来，这样的一个男子，待她不同，护她周全，如何能不让她动心？

春日宴后，他帮她解围，怀抱着她走回茯远居；东荒皇族责难时，他毫不掩饰地维护他，牵着她手离开；还有那日月色下，他将她抵在门板上，低下头，凝视着她，眼里涌动着不可说的热意.....

于是她如飞蛾扑火般，不问结果，就这样让执念愈来愈深，让痴妄逐渐吞噬了她。

风雨仍在肆虐，一道天雷打在阿因身上，她身子向前一倒，身上宛若数千根细针扎着，能真切感受到自己的魂魄正在扭曲，即将抽离这具身体。

她手里化出那日宴上，他弯着好看的笑眼，放在她手里的桃花枝，紧握于手心里。

暴雨打散了粉嫩的花瓣，掉落在泥土里。

天劫有三道天雷，第一道她躲过了，第二道她被击中，第三道也快了。

就快结束了，阿因，她缓缓地闭上眼。

再也见不到他了。

这样也好。

「阿因。」

是在梦里吗？

她突觉一个温暖的怀抱搂住了她的腰身。

身上的剧痛传来，她眼前一片模糊，慌乱道，「泽尹，是你吗？」

他的下颚紧紧贴着她额头，害怕下一秒就要失去怀里的人儿，「阿因，我来晚了。」

「泽尹，泽尹，」

她气若游丝，她一遍一遍地唤他，希望日后的残魂能记住这个名字。

「我在。」他颤抖的手抚上她的唇边，抹掉血迹，「我说过，我不能接受你的离开。」

「阿因，我喜欢你。」

要不是额上随之落下的浅吻，阿因大抵以为这句话是幻听。

她止不住流泪，为什么，为什么要在这时候说这句话？当她满心准备即将接受命定的结局时，为什么他要说喜欢她？

「泽尹，你说这话，」她淡淡一笑，「要我如何能放下你？」



「五百多年前，我错过了你，这一次，即便是死，我也再也不会松开你的手。」

剧烈的痛感似要撕裂她的魂魄，她用尽力气想推开他，「你快走，第三道天雷.....快来了。」顾不得思考他说的话，他说的，是她不敢痴妄的事情。

泽尹感知怀里的女子，用微弱的力量要挣脱他，不由得一阵心疼和悲酸涌上心头。

他低头吻上了她的双唇，温柔缱绻，仿佛要将这五百年多的深情，一一倾泻。

阿因静止不动，冰凉的泪滑落唇边，唇瓣上是一片炽热。

本文由 Circle 阅读模式渲染生成，版权归原文所有